昭代典則

歷代典則卷之二十

賜進士太子少保刑部尚書晉江黄光昇編輯

吴郡陸翀之訂正

金陵周日校刊行

憲宗純皇帝

戊戌十四年春正月考察天下朝覲官。福建右布政鍾清

浙江按察使劉釪。江西按察使趙敔以不謹閒住

鍾清。劉釪趙敔時以清慎正直。爲中外所聞權奸忌陷

俱列不謹君子惜之故特書云。

二月皇太子出閣講學

皇太子出閣。詔簡儒臣爲東宫官時有東宫内官覃吉

識大體。通書史輔導東宮。大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諂獎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皇莊五所吉備言其不當受曰天下山川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語講官云先生吃茶局承張端不以爲然單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

賜進士曾彥等三百五十人及第出身有差○進萬安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珝劉吉並太子少保文淵閣大學士○上杭盜發詔起終養僉都御史高明討平之辭

奏黜○四川按察副使彭韶陞廣東左布政使○致仕南京翰林修撰羅倫卒○夏四月建州夷叛寇遼東○五月

免徵遼東藥材二年

遼東都司歲貢人參三百斤。五味子一百五十斤。連年貢未至。巡撫都御史陳鉞奏藥草產于鳳凰山靉陽等處距遼東四五百里密邇虜巢時被侵掠不得採取乞暫停免俟事寧之日。採辦如例從之。

以尚寶司少卿臧縉爲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汪直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如進士例下兵部議

兵部尚書余子俊議上武舉科條時太監汪直用事欲以建白爲名吳綬爲撰草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悉

如進士恩例下兵部集議於是子俊會文武大臣暨科道官議上武舉科條大畧鄉試以九月會試以三月初場試箭二場試論判語三場試策殿試以四月一日賜武舉及第出身有差恩榮次第錄名勒碑亦如進士科制內閣稿計汪直所奏出吳綬所擬祖宗設科取士文武自是不同然沮之必有禍及奏上票旨武舉重事未易即行命兵部移文天下教養數年俟有成效巡按提學等官具奏處置

六月設廣東肇慶府恩平縣○貴州總兵吳經請征普定等處蠻賊不許

貴州普定等處蠻賊劫掠總兵官都督吳經等欲大發

湖廣雲南兵擊之兵書余子俊以經乃吳綬之兄畏勢欲壯其奏上曰兵凶戰危豈可輕動蠻夷有患在防禦有術若大發兵恐首惡未得徒傷無辜况貴州山菁茂密縱使兵至豈能得志乎其勅巡撫都御史陳儼相度事情緩急應否調兵征勦奏來處置

秋七月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撫建州夷譯還京

先是海西兀者前衛都指揮散赤哈上番書言開原驗放夷人管指揮受其珍珠豹皮兵部移文遼東守臣勘之管指揮者懼乃因本衛都督產察繫散赤哈散赤哈聞之深怨產察聲言聚衆犯邊邊將報守臣乃譯番書招散赤哈來廣寧面折散赤哈遂率所部十數餘人欲

由撫順關進赴廣寧。時參將周俊等守開原。恐散赤哈至則眞情畢露。乃遣使馳報廣寧守臣。詭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關進。恐熟知此道。啓他日患。守臣不虞其詐也。卽令其使速阻之。時散赤哈已入關。聞之大怒。折箭誓恨。復歸至撫順所。備禦都指揮羅雄。知事不恊。給酒食慰遣出關。時建州三衛女直。亦有執誅董山之怨。而全藉海西之勢。緣此遂留散赤哈於建。共來犯邊。勢漸猖熾。守臣以聞。乃招土兵。大征建州。而出楊示泉。徒張虛勢。實皆顧戀私家。不趨遼陽。三衛遂得糾合海西人數千。於十四年正月。乘虛入境。大掠鳳集諸堡。報至廣寧。巡撫陳鉞懼。始赴遼陽。而寇出已久矣。獨近邊士著

虜人也僧格等十八人人家皆有使入貢未還恐誤罹兵
禍及拘留其使乃走撫順所報訴云犯邊者皆海西人
陳鉞與分守遼陽副總兵韓斌意在撲勦夷人以掩罪
遂皆收繫瀋陽衛乃乘夜率諸軍襲各寨屠之訖無所
掠人畜而精壯者間亦脫去暨回遂捷奏也僧格于獄
乃以搗巢之捷聞時太監汪直者勢焰方熾惑於通事
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上命司禮監出駕帖太監懷恩
以直年少喜功於本年三月初四日同太監覃昌等七
人至內閣傳宣兵部尚書余子俊侍郎張鵬馬文升比
至僉言彼既有使入貢卻又屠其家今若之何可以彌
息或言宜以大官酬之文升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宋

以李繼遷爲京官。遂至西夏之患。懷恩曰。然則遣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衆皆曰諾。及宣至大內。懷恩傳旨。建州夷人被大軍征勦。恐懷疑懼。着兵部侍郎馬文升。大通事詹升。前去撫安。已而王英即行汪直。深以爲恨。文升疾馳。追及入貢夷使重陽等。於中途。四月初五日。抵撫順所。先縱重陽左右一二。歸諭其衆。使知朝廷意。乃遂有十數人來見。即諭以前意。遣歸。尋名各衛酋長聽宣璽書。由是纍纍皆至。而被屠之家數百人。悉訴其方遣使入貢。無犯邊狀。而冒受殺戮。又果無劫掠人畜可証。今雖仰荷朝廷招安。實難於度日。文升承詔。各以牛布給慰之。且令其酋長赴京。適徵聞海西雖來聽撫。猶

思寇掠始歸乃於東寧衛訪嘗爲建州經歷識字熟女直趙安以招降爲名陰探於渠魁十剌答所果有海西兵馬與否不數日趙安歸云有且賊數千而馬悉臕壯時分守開原太監常朗亦遣人來言海西賊俱動若來遲恐勢不可撫文升遂以建州事聞于朝且言夷難暫聽撫覩其言貌詞氣尚懷反側難保遽安仍移文總兵官歐信副總兵韓斌參將崔勝各率所部及調開原參將周俊帶領開原鐵嶺精兵三千各分伏鳳凰堡一帶賊以爲無備矣文升至開原甫三日果數路入寇諸軍以逸待勞遂斬首二百餘級生擒數十人及賊馬器仗無筭而所斬者率多海西人馬參將崔勝周俊馳報陳

鉞以爲功文升因并前所論反側情狀及今虜人背逆天道既聽招安旋復入寇以自取滅亡之禍請移遼東兵剿之或既奪其心而姑與更新招撫遣通事指揮李璟聞諸上事下兵部以爲虜人既撫安垂成只仍招撫以安地方朝廷從之海西人聞之且感且懼都督產察等盡歸降乃一體諭之遣其酋入京而遼東守臣奏報十數日方至以故賞皆不行陳鉞由是隙益甚夷既降文升慮其猶懷舍人之怨則檢其先授官子孫失襲者皆令來見譯審實請兵部查驗授官鈐書底籍明白再遣遼東守臣勘實令襲官者復十數人夷愈感激汪直謂夷既招安尋又入寇復主王英言請帶領頭目百餘

人給令牌令旗以往夷聞其聲勢久無一人復出者汪直至開原更有文升原所招出兀者前等衛野人女直堵里吉等三百餘人而文升將在撫順汪直不與之接皆怒欲歸寨衆將周俊恐敗事乃謂汪直曰不可不請馬欽差來議汪直乃遣人至撫順所邀文升亦馳至開原與汪直會直曰若之何文升曰太監既至此夷即太監招出者也何間彼此直揣知事不易遂與文升言俱犒之旣又以謄黃璽書付各寨招安同以事聞已而直意猶欲再招出見以示巳功文升曰太監此來旣有令牌令旗彼懼𠎝無敢出者太監回京可保無虞也汪直乃與文升俱歸遼陽復會聞于上

江西人楊福以僞爲汪直伏罪

江西人楊福嘗爲崇府内使僕役隨入京旣而逃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似汪直福乃詐稱爲直而所識者爲僞爲校尉先自蕪湖乘傳給廪歷常蘇由杭州抵紹興寧波諸府有司及市舶司等官皆信畏承奉軍民多以詞訟往訴亦爲受理至台溫處州鐃建寧延平皆擽兵盤糧以張威福所過假廉以取信而跟隨僞校尉則任其納賄及抵福州稱有勑旨三司而下迎候惟謹小官忤意者輒杖之竟爲鎭守太監盧勝等察知執問如律時直勢振天下故小人乘之擾害如此云

八月召王恕爲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叅賛機務○戊戌

早朝東班官聞甲兵聲

東班官若聞有甲兵聲。因辟易。不復成列。衛士爭露刃以備不虞。久之始定。莫知其故。上命御史究其事所從起。竟莫能得也。

陞錦衣衛問刑副千戶吳綬爲指揮僉事。仍掌鎮撫司事

○九月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釴爲庶人

王毋平氏妃周氏。及有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恂凌遲。及其妻妾子皆斬之。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恂入問。竊語王曰。王疾病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爲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諸王來問疾。俱以托之。王薨。恂與王毋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抱

納官中。既長俱受封。既而恂之姻家以私忿發其事。下撫按諸司官。廉得其實。刑部尚書林聰等。具獄覆奏。上曰周恂陰謀主使紊亂宗支。凌遲處死。妻妾子俱斬。冒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鍈追降爲庶人。仍錄獄詞。寫書各王府知之

冬十月。加內閣萬安爲太子太保○逮江西吉安知府黄景隆至京。下詔獄

巡按江西御史沃頫奏。吉安知府黄景隆淹禁淩雲故勘致死人犯。自成化十一年。至十三年。計三百八十七人。都察院覆奏。命刑部郎中屠勳。錦衣衛百戶楊綱會撫按三司官鞫治。閱籍致死者總四百十七人。其無罪

而故勘故禁死者實百有六人有一家五人者有父子兄弟三四人者景隆坐変遲罷械繫至京下法司議之景隆尋死于獄初知府許聰之死景隆任同知有力焉至是景隆下獄死或謂有陰報云

巳亥十五年春正月起致仕戸部尚書薛遠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吏科都給事中趙侃等御史王濬等交章糾劾薛遠潛住京師貪緣復用且南京根本重地參贊軍國重務遠昔總京儲尚孤委任今贊機務豈能濟事况又以奔競而起臣等竊恐天下效尤而來者必接踵矣乞仍罷遠致仕弗從

三月陞吳道宏為僉都御史仍撫治鄖襄諸郡○夏四月致仕提督兩廣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韓雍卒○五月直隸常州府地震有聲生白毛○六月汪直同刑部尚書林聰即訊遼東虜情逮兵部侍郎馬文升下錦衣獄謫戍重慶

文升撫遼東巡撫陳鉞行事乖方多被文升更置約束不得動積恨文升會汪直亦至遼東鉞戎裝遠迓除道飾廚供帳鮮備賄託傔從見直叩頭狐趨狗媚無所不至文升獨與汪直抗禮奴視其左右左右多毀鉞誣文升鉞乘間讒毀文升於直文升既與直還京直復誣奏文升妄啟邊釁謂女直建州諸虜皆由文升禁不與

易農器。故屢寛塞上。仍遣汪直及刑部尚書林聰即訊遼東。直致恭敬。深自結納於聰。聰上報。盡如直言。遂下文升於錦衣獄。文升上言寔禁鐵器。非農器也。竟謫戍重慶。

巡撫江南副都御史牟俸、侍講學士汪朝宗下獄。謫戍調官。

初俸以僉都巡撫山東。適今鎮守遼東副都御史陳鉞爲左布政。二人皆强幹苛刻。不相能。至是太監汪直巡邊於遼。鉞以謟說見喜。乘間言俸過惡。汪直還遣校尉緝俸貪暴事跡。坐贓萬計。俸適以議事到京。遂逮俸姻家侍講學士汪朝宗。俱下獄拷訊追贓。備受慘酷。行賕

指揮吳綬誣令被逮所屬守令代輸僅半俸竟充鎮遠衛軍而朝調廣東提舉俸至戍所逾年卒俸爲江西按察使時知府許聰之死實有力焉已不爲公論所與至是獄竟人皆知其爲汪直所陷而無恤其冤者○内官長隨王敬言六科十三道日年俸職居風紀大肆貪婪馬文升撫循無方用致邊患科道官互相容隱緘默不言可自陳狀於是給事中李俊等二十七人御史王濬等二十九人合詞請罪詔廷杖人各二十時文升謫不以罪俸贓証未明俊等莫有論列及承詰責而又不敢辯明冀以巽辭獲免竟被杖云

陞戴縉爲右都御史屠滽爲右僉都御史王濬爲南京都

陞右僉都御史

先是王越爲御史王濬屠滽俱才識明達乞峻擢之詔吏部擬缺以聞內批陞二人因及於縉

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

時特加工部尚書萬祺太子少保先是皇太子出閣六卿皆加保傅祺時理易州山廠不與竟夤緣得之祺起吏胥所理者柴炭之事而居保傅之位大臣不敢執正而言官亦無敢進諫者

貴州總兵官吳經以平蠻報捷賜勅奬勵

貴州總兵官吳經等以平西堡蠻賊報捷上命賜勅奬勵之陞報捷人各一級是役也蠻夷零賊刼赴任雲南

參政姚杲家屬吳經奏欲大舉與兵滅之上命都御史陳儼相度事勢爲進止而儼畏經弟綬之勢竟遷延于家以致經大肆殺戮地方疲敝冒濫功賞人莫敢非議云

逮浙江湖州知府李雄下詔獄

浙江湖州知府李雄苛刻取民贓狀狼籍巡按御史張銑牒按察司副使王齊按實劾奏未下會吏部調雄貴州石阡府雄將行齊素與雄有隙乃紿銑留雄使不得行且檢其裝得金銀器皿封識之誣雄夜半斬關而出爲千戶所執銑不察復奏其事命官校崔智械雄至京下錦衣獄雄奏稱銑等挾讐害之再命刑部郎中顧福

錦衣千戶謝瑛抑雄往竟其獄。所述銘奏。鞫治。爾等擬
雄監守自盜。舞增減官文書。銳奏罪不當。復坐罪。考差
刑科參看福等。會勘雄等事。情罪輕重不倫。爾等亦被
逮。刑部各擬合坐者律。雄發充平涼衛為民。銳調梧
州府推官。福調永州府同知。智瑛俱調邊衛帶俸。
秋九月。直隸無錫常熟二縣地震有聲。○戶部尚書楊鼎
致仕。○冬十月。遼東巡撫陳鉞請討建州夷。以撫寧侯朱
永為總兵官。陳鉞提督軍務。汪直監督軍務。出塞捕虜。○
論建州功。加汪直祿監督十二團營。進封朱永為保國公。
陞陳鉞戶部尚書。王宗彝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初。文廟以女直種類繁欵。分置建女直屯懈海等衛。各

授指揮等官所以溷其羣俾不相統攝以內戴中國外禦北虜誠以夷攻夷上策也歷歲朝貢間有寇邊不爲大患惟嚴守備來則逐之耳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寡弱貪功賞請兵征勦至是鎮守副都御史陳鉞又説汪立功固寵已亦倖進虛張邊警妄請出師汪主於內遂令撫寧侯朱永掛印總兵鉞提督軍務汪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過汪於廣寧汪誣以窺伺馳奏請拘囚之既到給就鴻臚演禮入門伏地三校擒一格鬬擾攘囷乃就縛監禁往衛虜衆不意大兵猝至壯者逃匿惟余老弱或殺或擄旋凱獻俘汪將入城諸大臣皆逶迤上御文華殿以俟論功陞賞汪加祿米三

千餘石求進爵保國公鉞進右都御史朱上改司徒郎
中王宗彝以督餉陞太僕少卿尋改僉都鎮遼餘官旗
陞者一千八十九人賞者一千五百四人

命徙延綏定邊營于中山坡

初余子俊巡撫陝西建議安邊營平曠難守宜退守中
山坡其後都御史丁川復以安邊營爲便而巡按御史
李鉞亦言開墾[illegible]上[illegible]之冒退也棄城豈守邊之
策且封疆百里城池三座豈可輕棄若曰空曠難守則
定邊花馬池何以防守若曰運糧艱阻則寧夏高橋兒
何以運餉議與川合至是子俊爲兵部尚書固守前議
言臣嘗訪求古今守邊事宜安邊及新興求濟等處水

必昔范仲淹守鄜延必據水與險永樂間棄東勝不守亦其明驗況今寔未嘗棄乎。詔可。

閏十月命毀會定見行律條

南院右都御史王恕奏律乃治天下大法我　太祖高皇帝斟酌歷代律條定爲大明律凡四百六十條頒示天下而名例律有曰凡律令該載不盡事理若斷罪而無正律比附應加應減定擬罪名近在京書坊刊行大明律後有會定見行律一百八條不知何時會定者在內法官老于刑名者必不依此比附但恐流傳四方未免有誤新進之士畧其兵律多支廩給條及刑律罵制使及本管長官條皆輕重失倫不可行于天下乞以

其板毀之。至是法司會議宜以怨言。通行內外法官自後斷罪。悉依大明律。并奏准見行事例。敢有再稱會定律條比擬出入人罪者。以故出入人罪論。仍行書坊。即將所刻本燒毀。違者並治以罪。從之。

十一月滿魯都殺癿加思蘭併其衆○監察御史王億陞湖廣按察司副使

時王億見戴縉以頌汪直得陞。不耻效尤。亦進言汪直所行。不惟可爲今日法。可爲萬世法也。一時傳聞四方。無賢愚貴賤。皆唾罵之。數月吏部承汪直風旨。陞億湖廣副使。

十二月建州夷寇遼東

建州女直以復仇爲辭擁衆深入遼陽淸河等堡殺虜男婦皆支解以殉或碓舂火蒸以洩其忿掠牛畜焚廬屋不可勝數邊將皆斂入自保不敢與戰陳鉞方冒前功恐沮陞賞乃隱匿不報於是遼地騷然屯堡屏迹兆克耕耨矣

御史許進上言各布政司開科乞命翰林官主考

御史許進言國家以科目取士愼選考官近各布政司每遇開科輒徇私情所聘考官者多非其人以致校閱不精兩京俱命翰林官主考故所取得人乞各布政司亦如兩京例命翰林官主考爲是上諭禮部臣曰科目選賢國家重事若聘主司有徇私作弊者令巡按御史

并布按二司互相糾察或兩部中詳看體放得出奏來
必重治之○按嘉靖戊子辛卯各布政司鄉試俱命遣
京官二人主考亦與許進建言之意同恐此法終不可
罷
南京吏部尚書崔恭卒○禮部尚書鄒幹工部尚書王復
致仕
先是戶部尚書楊鼎致仕令有司月給米二石人夫四
名應用前此大臣致仕未有給米撥夫之例有之自鼎
始至是幹復亦命有司給月米人夫如楊鼎例
庚子十六年春正月戶部尚書陳鉞自遼東馳驛趨部管
事○二月濬晉都寇榆林○三月復命太監汪直保國公

朱永尚書王越率兵出塞襲虜于威寧破之封王越爲威寧伯

太監汪直喜事開邊聞有榆林之警遂薦王越朱永相與統兵而西未至榆林虜已出塞越曰受命討虜無俘獲何以班師遂與直等議潛師出塞至威寧海與虜戰斬首功四百而還直之出也所在都御史皆盛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望塵跪伏一如僕隸而揖拜之禮一切不行以是多見喜旋得進陞時有謠云都憲叩頭如擣蒜侍郎扯腿似燒葱士風至此良可哀也〇汪直等奏捷勅吏戶二部二部曰汪直王越出境勦殺虜寇有功直歲加祿米四十八石越賜誥券封奉天翊衛推誠

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威寧伯食祿一千二百石子孫世襲御史許進等奏王越原係都察左都御史今蒙以靖虜功勅封伯爵寵遇非常臣工胥慶乞照先年兵部尚書王驥禮部尚書楊善事例仍令本官兼職管事愈見增重奏上命兼都御史掌印提督團營如故○按王越逢迎汪直徼取爵位許進又從而附會之一時皆譏之名臣士風習尚可知矣

兵科給事中孫博疏請禁革東西二廠緝事旗校不報

孫博上言數事一宜編集前代賢君所納諫章以備御覽一令法司大臣刊布累朝奏准條例輔翼律令並行一令各布按二司及守巡官各府知府每於歲首即開

條屬考語冊報巡按御史以俟考覈其有偏狥不公遲加降黜治罪一東西二厰緝事旗校多毛舉細故以中傷大臣旗校本厮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豈旗校可信反有過於大臣縱使所訪皆公亦非美事一或失實所損實多乞嚴加禁革奏入上曰孫博不諳事體本當究治姑恕之時汪直聞博奏涉西厰事怒甚呼博面加詰責人皆爲博危之

夏四月雲南麗江白石雲山裂半移金沙江中水溢没田苗蕩民居○六月福建長樂平地山起○薛遠罷改南京戶部尚書陳俊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賛機務○秋七月遼東巡按御史强珍論劾前巡撫陳鉞詔罰俸

珍劾遼東總兵侯謙前巡撫都御史陳鉞等失機隱匿
等罪六科十三道亦交章糾劾謂各官意在急受陞賞
故將虜情隱匿直待陞賞事畢然後朦朧掩飾奏聞欺
君罔上罪不容誅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議請旨詔
從輕罰俸兵科都給事中吳原等劾奏遼東鎮守太監
韋朗總兵官侯謙前巡撫陳鉞等啟釁冒功失機匿罪
以祖宗法度爲不足畏生靈血肉爲不足恤不忠不仁
莫此爲甚雖爲御史强珍所劾不過停俸戴罪情重法
輕公論未愜請重加懲治爲人臣欺罔之戒御史許進
亦以爲言且謂陳鉞如宋黄潜善賈似道其罪尤甚上
曰朗等所言皆是朗等本當重罪但事已處分其已之

南京十三道御史徐完等。劾奏戶部尚書陳鉞巡撫遼東時爲御史强珍所劾。止停俸一年。而鉞罪重罰輕不誅何以示戒六科給事章玄應等亦言鉞存心陰險制行儉邪。玩寇殃民。冒功希賞。乞明正典刑以爲人臣不忠欺罔之戒不報。

逮遼東巡按御史强珍下獄謫戍

陳鉞怨王越掌院不行阻止强珍。汪直巡邊回京。鉞出迎至五十里訴珍奉越風旨見劾。直怒至三十里所越亦來迎。遂不容見明日即遣腹心指揮往遼東同後巡撫王宗彝審勘覈情。宗彝阿直意誣珍妄奏遂械珍赴京直拉珍入內酷刑逼招受越所使珍不服下錦衣獄

僉事官廷鞫無敢爲珍辯者竟謫戍遼東兵部尚書余子俊及科道官皆罰俸

占城請討安南不許

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汪直遂獻取安南之策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直意不止乃傳上旨索永樂中調兵食數甚急時劉大夏亦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余尚書力言沮之事乃寢是時汪直東搆怨於女直北挑釁於撻靼二方兵連禍結巳殃民辱國矣交南之役使直復逞其志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幸而本兵協力阻止豈非

祖宗之靈社稷之福斯世斯民之大幸歟

朝鮮請改貢道不許

時朝鮮貢使苦爲建州女直遮道請改貢道由鴨綠江中官有朝鮮人欲自爲地事下部議職方郎中劉大夏曰朝鮮貢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三四大城戍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大徑恐貽他日憂不可從遂不許

遣陝西巡撫副都御史秦紘下獄尋釋之命巡撫河南

紘以進士爲南京御史劾中官降北黄驛丞薦知雄縣又禁中官捕獵被誣禍幾不測民數千走擊登聞鼓訟冤得調歷陞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再陞副都御史巡撫

陜西時秦府旗校肆横害軍民紘悉搆治不少貸王不能堪訐紘凌親王上怒逮紘詔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還言紘貧狀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立釋紘且賜鈔萬貫陞其廕巡撫河南督汪直至他巡撫率屈禮紘與抗答疏直多帶旗校擾地方直還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出紘疏示直直頓首伏罪益稱紘賢不置上乃釋直

八月丘濬陞禮部侍郎仍掌國子監事○九月四川威州地震有聲○辛丑夜西方流星如大盞赤色光燭地自婁宿西北行至霹靂旁尾跡散○冬十月余子俊致仕改陳鉞爲兵部尚書○湖廣江西等處巡撫官以所部災傷奏

免各官明年朝覲

吏科給事中王瑞等言比湖廣江西等處巡撫等官各奏所部災傷民饑盜起請免各官明年朝覲臣等以為朝廷命官初意惟欲其安養生民撫綏地方今民饑盜起皆各官不職所致正當罪以示警顧乃為之請留前後因仍恐為定制諸司正官既留則進退人才無由而審止憑巡按等官所報揭帖則考察之典亦應故事而已且地方多事自宜設法拯濟何至故違舊則使朝覲大典漸至廢弛明年來朝并在任官乞嚴加考察或有不公者聽科道糾之庶足以為徇情欺罔之戒上曰三年述職國家舊典若徇所司各庇其屬有貪暴荒怠者

烏得而覈之給事中言是其令吏部知之

遣戶部員外郎官蘇勘覈東宮莊田

侍景州獻縣阜城民田萬頃界接東宮莊管莊內侍欲冒占且子粒十倍公家民甚寃之訴于朝乃遣蘇偕御史錦衣官往勘內侍密遣人要蘇曰田如歸我講讀官可得也蘇曰以萬人之命易一官吾弗爲也至其地徧集居民指陳故迹卒以所占田盡歸於民援例起科斂卒三升同事者懼有所忤蘇曰我戶部也有害吾獨當諸公何憂旣命下皆從所擬

辛丑十七年春二月調國子監丞祝瀾爲雲南廣西府經歷

瀾上言請令天下府州縣學文廟皆如南京國子監制爲木主上謂文廟制體已定何復紊亂舊章禮部看詳以聞侍郎周洪謨劾瀾輕率妄議命調外任

陞鎮守湖廣都指揮同知王信爲都督同知總督漕運信以都指揮同知鎮守臨清兼管倉糧決獄明慎請託不行嘗鎮湖廣條陳八事曰繕城隍廣儲蓄省徭役立賞罰選能官禁商戶練將才慎守備又條上旗專任以利民情是倉儲以備兵荒修兵衛以圖無患禁科罰以省財用又疏言湖廣蠻夷雖腹中之患實無能爲但我軍姦黠之徒利其竊發可以邀功今但選精銳常加隄防勿蹈前非其患自息刑襄流通本意逃避徭役長子老

探巳成家業濫加誅殺非惟必及無辜抑恐致傷和氣南疆之農無所蓄積歛獲未竟餱糧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不可得也乞飭公正仁惠守令大加存恤濫陞官員無慮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廉以律已至乃端本澄源則在朝廷而已所部指揮劉斌張全智勇過人力薦於朝且云英俊之士處心剛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訪則賢才多隱志士沉匿任用何能廣乎永順保靖二夷世相爲仇信諭以威福尋亦解不爲亂靖州武岡諸蠻久不靖守臣議勅之信巡邊面諭犒以牛酒且詰其順逆

撫皆稽顙曰累歲苦揮使徵索故作亂今將軍待我如此我輩願為屬役尚敢耶因請為信舉肩聲以示敬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即日上道嘗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洗滌肺肝少盡區區耳信沉毅簡重被服儒素出入省騶從人莫敢犯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平居默坐展玩經史寬袍緩帶糲飯蔬羹故人婚娶傾心賑恤無所顧吝出鎮三十年笥無華衣廄無肥馬鈴閣之下寂無人聲金玉奇玩亦無所好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府州縣同日地震有聲

禮部以二月初十日南京及江北四府山東河南等府

州縣俱同日地震有聲奏言考之傳記地動千里有大災又云春動者歲凶二月動者水災今所動不止千里又况鳳陽南京皆祖宗根本之地宗廟社稷所在關係尤重乞行各處守臣理究抑恤孤寡以消變異儲廣蓄省費用以備歲凶濬河渠築河隄以防水患毋徒事虛文從之。

陞周洪謨禮部尚書俞溥禮部右侍郎○三月賜進士王華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勅司禮太監懷恩同三法司審錄囚徒○六月陞湖廣左布政使何喬新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山西兼督三關兵事

巡撫何喬新奏緣邊軍民往往潛出境外伐木捕獸猝

過虜寇拘執其人冀得免死遂用爲嚮導侵犯邊境設有禁黠不逞者如匈奴之於衛律趙元昊之於張元吳昊其爲邊患可勝言哉是宜嚴立禁防凡守把關隘之人知情故縱與謫發烟瘴地方充軍有能捕獲者給賞犯人財產庶奸頑知警邊防戒嚴奏上從之

西胡進獅子遣中官迎入

成化辛丑歲西胡撒馬兒罕進二獅子至主嘉峪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撥軍護送事下兵部謂進貢禮部事兵部不過行文撥軍護送而已禮部覆奏大畧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宗廟不可以爲犧牲在乘輿不可以備騶服蓋無用之物不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育中國不

貴異物賤用物等語爲律力言當却之如或閔其重譯
而來嘉其奉藩之謹則當聽其自至斯盡進貢之禮若
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各諸侯春
秋譏之况以中國萬乘之主而求異物於外夷寧不貽
笑於天下後世事遂寢而遣中官迎至則其狀只如黄
狗但頭大尾長各有髯耳。
南京科道陳金周紘等以地震論劾侍郎劉俊祭酒王傀
等俱罷冶事
南京十三道御史陳金等言南京地震有聲白毛頻長
猛虎近城傷人且當春陽和煦之時而寒風凄雨有類
秋冬臣惟根本重地灾異獨甚皆大臣不職所致劾南

京工部侍郎劉俊兵部侍郎馬顯禮部侍郎李本國子祭酒王倎皆有干清議乞罷歸田里南京六科給事中周鉉等亦以為言且及左副都御史胡拱辰鴻臚卿李璐章下吏部覆奏俱罷治事

秋八月虜馬亦思因寇大同命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威寧伯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大同防禦虜寇〇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巳上言曆法下錦衣獄

真定縣學教諭俞正巳上言曆象授時乃敬天勤民之急務後世歷法失差由不得古人隨時損益之常法也我朝盡革前代獘政獨於曆法可議臣竊以經傳所載日月行天之常度本曆元以步筭又以陰陽嬴縮之理

求之以驗今曆謹詳定成化十四年戊戌十一月初一日己丑子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同會於斗宿七度至三十三年丁巳十月初一日戊辰酉正初刻合朔冬至日月與天復同會于斗宿七度所謂氣朔分齊是爲一章者也今將一章十有九年七閏之數冬至月朔閏月節氣年月日時逐月開坐編成一冊上進請勅該部精加考訂仍行欽天監從宜造曆頒布天下詔以曆法已嘗稽定今奏有差所司其看詳以聞禮部尚書周洪謨等會掌欽天監事太常卿童軒集曆科官生與正已參考講論竟日不能决洪謨等因奏正已止據邵子皇極經世書及歷代天文志推步氣朔又祖述前代術

家訐論歲差之意言古今曆法俱各有差曾不知與天合雖差而可今正巳膠泥所聞輕率妄議請下法司治罪詔以正巳不諳事體妄議曆數錦衣衛其執治之○按僉正巳上言曆法縱未必是亦當存之以備參考周洪謨乃必請法司治罪錦衣執之此休休有容古之所謂一个臣果如是耶

九月兵部請嚴安南之備

兵部奏安南國僻在西南萬里之外與雲南兩廣接壤永樂間王師克伐郡縣其地其後守臣失馭乃復陷沒今又轉肆憑陵東吞占城西併老撾殘破八百偽勅車里宣慰司殺滿刺加使臣先年有邊人還自安南稱其

侵犯雲南以其毋諫而止都御史王恕亦稱安南遣
人僞爲商人來覘虛實又聞有江西人王姓者亡命爲
僞御史爲之畫策督兵累次侵擾未必非此人之謀占
城使臣亦言安南治戰船三千欲襲海南不可不爲之
備上曰朕視安南禮絕外國每優容之而彼外示恭謹
中懷桀黠迹其所爲蓋有不可掩者兵法曰毋恃其不
來恃吾有以備之宜申命雲南兩廣守臣嚴越境亾命
之禁彼若有犯當整兵問之

冬十月召余子俊爲戶部尚書○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瓚
請以宋儒胡瑗從祀下禮部議

總督漕運都御史張瓚言宋儒胡瑗揚州如皐縣人與

孫明復石守道讀書泰山明體用之學教授蘇湖當時取其學規行于太學所著有資聖集景祐樂議口義中庸解春秋口義言行錄皆有益後學仰惟聖朝崇重儒術凡前代諸有功斯道者悉已列之從祀或專建同事下禮部知之

申嚴遼東馬市禁例

嚴遼東馬市之禁先是陳鉞巡撫遼東奏開馬市於開原廣寧二處朶顏諸夷每月兩市後通事劉海姚安稍侵牟之諸夷懷怨寇廣寧不復來市至是鉞爲兵部尚書懼罪及己乃奏言初立馬市非資外夷馬以爲中國之用蓋以結朶顏之心撤海西之黨今宜申嚴禁例等

為市令叅將一員布按司官一員監之有侵尅者重罪之庶毋滋變之患詔可仍令巡按御史治劉海姚安之罪以聞

壬寅十八年春正月劉吉憂去尋起復

吉丁父憂詔起復視事吉上疏辭而托外戚萬喜言于上國子監之侍講陳音與書勸其力辭吉不答

虜馬亦思因寇大同命戸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軍務師師禦之

虜寇大同報威寧海子之怨也邊將與戰失利命戸部尚書余子俊總制諸軍事出京營兵禦之子俊分兵戍守要害虜遂引去師還加太子太保

山西巡撫副都御史何喬新太僕庚子考滿召為刑部左
侍郎○三月改王恕為兵部尚書兼副都御史巡撫江南
總督糧儲
特應天鎮江常州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安慶廣德等處
災傷恕上疏曰臣自奉命巡撫節該撫屬府州申奏各
部勘合派買各項物料及織造紵絲紗羅等項數多該
用價銀動以萬計在官錢糧刮剝殆盡見年里甲出辦
不起因而逃移民情實有不堪臣又見各處進貢禽鳥
花木等物經過去處亦甚騷擾臣惟凡此之類朝廷之
上固有不可缺者亦有可減省者亦有所可缺者且如
糧餉軍需紵絲之類將以養軍馬備征衛給賞四夷使

臣不可缺者也緣裝奇巧花様紵絲紗羅十餘人碌亂半年以上方纔得一件所費物料難以數計賞勞臣下以訓其勞使之感恩思報固無不可但賞之有節得之者必以為奇又且省費賞之太濫得之者不以為罕且又傷財古之明主一顰一笑猶且愛惜敝袴猶且藏之以待有功況此物乎此可減省者也至於禽鳥花木等數年間進之者不知其數一經重壁之後料必置之他所臣仰惟陛下聰明聖知德配天地宵衣旰食憂勞黎元必不以此為意然嘗有罷進貢之旨矣而進貢者未見斥去是以不知陛下之意競尋奇異之物不遠千里進至闕庭以為孝順殊不知此物非勞民傷財則不可

得得之無益於時無補於治此可缺者也夫物或可缺而民則不可缺書曰后非衆罔與守邦是知民者豈可缺乎惟其不可缺是以古之聖帝明王愛民如子撫摩安輯務俾得其所彼役珠抵璧郝千里馬焚雉頭裘者非不知珠玉之可貴而千里馬雉頭裘之可愛也但恐留意於此因而妨廢政事失天下心所以投之抵之却之焚之者蓋欲固結人心而爲社稷計也且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此經籍之格言也陛下誠能深思而力行之若功不成而民不足則斯言不足信而聖人之道不足重矣今當連年災傷之餘軍民凋弊之際非特織造可以減省進貢可以寧[illegible]

首冗費俱宜樽節。一應不急之務。俱宜[illegible]
勅該部。照例行移巡按監察御史覆勘前項[illegible]
除豁夏稅。仍望陛下。崇尚恭儉。今後上用并宮中所用
及賞賜諸王龍鳳等項花樣衣服。合無只着兩京內織
染局織造。其合用預備賞賜等項紵絲。合無照依原價
行移各該司府織染局織造。差去官員匠師人等。合無
取回。翎毛花木等項玩好之物。合無不必進貢。俾軍民
息肩。感戴聖德。實爲社稷之福。臣叨爲具臣。愚不知止
因言災傷而冒昧及此。罪該萬死。惟聖明裁之。宥其罪
而賜之歸田。幸甚。○時又遣太監王敬。往南直隸浙江
江西等處。爲害怨。又上疏曰。臣始以爲朝廷軫念淮揚

蘇松等府地方饑荒軍民流亡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齎內帑錢物速來救濟既喜且懼者累日已而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鹽前來江南收買玩好之物雖未委虛的第今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值七八十錢民有饑色野有餓殍老稚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不可勝數臣奉勅往來提督賑濟近來雖頗安妥而張口待哺者尚多若太監此行為賑恤饑荒而來則大江南北億萬生靈舉蒙再造之恩陛下聖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皇而無疆國祚可以與天地相為悠久矣若為收買玩好之物而來似此聲勢張皇未免騷擾郡邑驚嚇良民庶

恐遠近傳聞將謂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愛民之心致使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爲當此饑荒之際朝廷正裁冗費却貢獻禁奢侈抑僥倖慎爵賞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億萬年社稷之基本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奔後之風競起倖進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屈欲斯民之不貧且盜欲天下如泰山之安得乎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而大亮不可明皇令益州織半臂褙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之明李大亮蘇許公之忠今陛下以上聖之資居至尊之

位聰明睿知本乎天性仁孝誠敬不待勉强可以爲堯舜可以邁湯武尚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臣幸際明時備員巡撫偶遇所聞若隱忍不言使陛下不知而天下國家受其弊豈忠臣乎非惟有媿於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豈不有媿於李大亮蘇許公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爲陛下言之者非爲身家計也爲社稷計耳惟陛下留神深思速返其使併將前數事與臺閣大臣從長計議作急區處以安天下社稷幸甚生民幸甚○時又令司設太監杜福友傳　上旨着國子監生湯祭等舍孫智前去常州府着落府縣拘集民人叚銓家小取要截江網古青一部盧岐僧院要取刻絲作羅漢十八幅觀音

二恬再有古跡書畫尋來進用恕又上疏曰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韋布之人隱而未用多聞强記將以待聘故其學貴乎博帝王者身兼治教之責而爲億兆之主故其學不在乎博在乎知其要夫經各有其要能知其要則足以盡博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若能思無邪雖不讀詩亦可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亦惟曰毋不敬而已若能毋不敬雖不讀禮亦可也佛氏之書臣不知其幾千萬卷也其要不過慈悲而已老氏之書臣不知其有幾也其要不過清凈而已曰慈悲曰清凈自是出家人之事皆非治天下之道也其餘神仙之説黄老之術盡妄誕耳非惟治天下不可用且以惑世誣

民而為斯道之害尤非帝王所當留意者也儒者之書
修明三綱五常之道修齊治平之理如布帛粟穀之在
天地間有不可一日而無也然而諸儒論説紛紛簡編
浩繁亦豈帝王所能遍觀而盡讀之今陛下勵精圖治
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若復博覽羣集玩索章句
不無有勞宸衷非所以保養天和也如於退朝之後清
燕之時取書之二典三謨與夫太甲説命無逸旅獒諸
篇而讀之復取漢唐書有關於治亂成敗者三二策而
涉獵之儘可以開廣聖心資助化理何必徧求諸家之
書而觀之乎大抵帝王之學非徒誦説文字講解訓詁
而已要在學二帝三王之道身體而力行之建中建極

爲百官之程式俾萬世之乂安可也。且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堯也。惡衣菲食禹也。今日崇高富貴固難師法乎堯禹亦不可不以堯禹之心爲心而撙節之。若能以堯禹之心爲心而撙節之。卽今日之堯禹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湯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也。不泄邇不忘遠武王也。若能心湯之心行湯之道卽湯也。心文武之心行文武之道卽文武也。夫何不可及之有。凡此皆聖學之急務也。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今日進退人才。

必如此而後可不如此則君子退而小人進矣又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今日之用刑亦必如此而後可不如此則刑必及於無辜矣諸葛武侯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平明之治不宜偏私內外異法也今日之刑賞又豈可不如此不如此則同功異賞同罪異罰而人心不服矣凡此皆馭世之要道也是道也人皆知之皆能言之然人皆知之皆能言之而不言者恐無益於事徒自失寵而取辱也臣雖至愚極陋非不知此第以非才充位

六卿受恩深重若復如此非惟有負恩德且非疇昔之志也是以直言而不隱者非沽名也將以報德也報之欲陛下爲堯舜之君也欲陛下左右之人爲堯舜之臣也欲天下蒼生爲堯舜之民而被堯舜之澤也欲後世之人思慕陛下如今日之人思慕堯舜也倘蒙不以臣言爲迂留神深思專意於二帝三王之學是法是行而不爲異端異術之所惑其進退人才也其用刑也必如孟子之言其賞功也其罰罪也必如武侯之言若雍熙泰和之治不見效於今日聖德仁聲不傳播於無窮臣則甘受妄言之罪

妖人王臣伏誅

妖人王臣自幼爲南京公侯府家人數易主易名惟以妖幻惑取人財所得輒盡累爲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能良行成化初衒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惟瞻稍待之見其一匣中有二木人長尺餘能自相抵觸坐作進退聽其指揮凡人之物經其目者必能暗取後徙北京遂舉援得見上歲辛丑上命中官王敬往湖湘江右浙江京東諸郡王臣同行從以無賴二十餘徒專一攫取財物所歷三司郡縣皆受其辱民受其擾江陰諸大家以舊憾最受其毒巡撫王恕復上疏曰臣見內官監太監王敬弄勢張聲騷擾軍民恐爲國生事是以昧死上聞乞取本官回京以消未然之患不知緣

何不回臣見應付王敬關文內開准與長蘆運司餘塩
七十引仰惟聖意蓋欲將鹽兩平壹價收買藥餌書籍
免致科擾下人此陛下仁民愛物慮患防微之盛心也
豈期跟隨王敬千戶等官王臣等撥置王敬自離京師
直抵南京經過軍衛有司運司驛遞巡司等衙門無不
科擾所得不可勝計比到南京清江廠住泊數日上新
河又住泊數日凡城裡城外得過之家所有玩器書畫
金銀寶石等物搜括殆盡王臣又撥本官將原賜官塩
夾帶私塩强發與太平寧國池州安慶九江五府建陽
安慶九江三衛并廣德州共塩一萬五千五百引逼取
價銀三萬二千五百五十兩塩斤殊多不足價銀反要

加耗又有私塩數十船發與江北廬州等府衛及江西南昌等府不知又逼取銀幾千萬兩宣州衛不肯領塩都將指揮責打亦䗷去銀二百八十兩又發鈔四十塊與池州府逼銀二百二十兩又發鈔五百塊與杭州府一百一十塊與嘉興府俵散糧長每塊要銀五兩杭州得二千五百兩嘉興得五百五十兩其在二府無物不取城市鋪店爲之閧閉村落人民無不駭散又令蘇州府縣遍逮大戶索要玩器幷金銀等物大戶有者出獻無者買獻又威逼蘇州長吳二縣着織綵粧五毒大紅紗五百一十二疋每疋該工價銀一十五兩止給與銀一六兩五錢機戶賠銀四千三百餘兩及其交納反要机

戶每疋解扛銀五兩機戶破家蕩產若不可言且五毒者艾虎蜈蚣蝦蟇蛇蝎也以五彩絨組織此五物於大紅紗兩肩胸背通袖膝襴之上其爲淫巧奇恠古所未聞此物只用於端午之一日其他日皆不用又况此毒物人皆見之必以爲不祥而憎惡之今織之于衣非至貴所宜服亦非宮中所可服不知王敬暴殄許多天物害靈無數烝民織許多件數將何爲也及到無錫縣王敬親率王臣等下鄉打開大戶鄒賢家門挺索金銀鄒賢躲避就在其家住坐二日拘令常州府官帶領畫匠將本家房屋畫成圖本聲言回京進與朝廷定將他家抄了嚇得鄒賢兄弟二人銀五千餘兩與王臣等分用

其餘捉拿華文鼎等鎖打勒銀難以數計又嗔知縣熊經拘人不到要行綑打本官懼怕姑將官庫銀兩替各未到大戶應出又取武進胡溥等江陰蔣鎮等每名要銀皆千七八百兩又稱朝廷有密旨着我去徐中書等家討要玩器書畫等物被常州知府孫仁勸覔免去只令各家湊銀萬兩送王敬等分收遂有無籍小人乘機妄首人家有物王敬等輒便差人四散捕捉驚嚇人戶逃竄轉與四隣追要至𨘢隣婦陸氏等下河身死地方爲之騷然王臣挾勢王敬私詐軍民銀兩又不可以筆記其松江等府不係坐求收買藥餌書籍地方亦皆毒擾徧盡人民委是受苦不得安生臣惟陛下自嗣大歷

服以來敬愼厥德賢能效職庶政咸和一十年間邊方少警海內晏然不圖今日而有此事非獨上累國體抑且下失人心設使王敬等將所得玩器金銀等物盡數進獻以充國用而取之不義如此得之不以其道如此非聖明所宜受況朝廷富有四海府庫皆財倉廩皆粟豈少此哉如或不肯盡數進獻使朝廷虛擔其名各人實享其利豈不尤大可太息兼且朝廷所用錢糧多仰給於蘇松常等府若使彼處百姓不得安生國用何所取給此數府百姓尤宜加意安全而不可使之困苦流竄也昔治書侍御史權萬紀言宣饒出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唐太宗曰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

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視我耶乃出萬紀令王敬等所爲害理尤甚決不可以待萬紀者待之臣又訪得王臣即王瓚子俱是奸詐無賴小人素無勲勞止以左道邪術得幸父子俱得好官非惟虛糜廩祿有玷名器且使懷才抱藝之士爲之不忿夫金銀乃天地之精氣非智術所能爲設若王臣能之何不自做自用何以日前到處以此爲名騙人財物累犯刑憲何以今日擬置內官用强要人金銀騷擾地方昔文成五利既以邪術欺漢武今王臣復以邪術欺陛下此忠臣義士所以爲之痛心而扼腕也且陛下爲萬乘之君百神之主而敢爲之欺罔如此

百姓乃陛下之赤子邦家之根本而敢肆其暴害如此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又聞王臣在江西等處收買
美色婦人數人盛粧在船言頗驕誣人多不信百戶姚
敬娶娼爲妾被王敬搜出送蘇州衛鎮撫收監於本官
名下追銀一千兩恐後訐出王臣前情仍將本婦給還
姚敬此亦人所共知凡有識者莫不曰陛下聖德寬仁
敬天愛民若知此情必不容之但一時不知耳臣備員
六卿奉勑巡撫職在衛國而安民覩茲弊事若循默不
言依阿取容萬一事出不測以遺君父之憂雖死何贖
是以不敢不言之伏望陛下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
於褻事之小人奮乾剛之獨斷昭王法之無私行取王

敬王臣等到京明正典刑使天下知聚歛之擾人非朝廷本意乃王敬等矯制王敬擾亂地方非其獨爲乃王臣等撥置而然也如此則怨有所歸人心寧止而天下安矣不然則怨無所歸其患益有不可勝言者矣臣愚仍望朝廷自今伊始凡百用度悉從儉約節不經之費罷無功之賞裁冗官汰冗食則財用自足果缺公用物件定擬數目行移出產地方採辦進用則民自不擾內外公差官員跟隨頭目多不許過三二名則事自減省否則責官灊獄不足以供執事者之費剝膚椎髓不足以滿隨行人之欲欲斯民之不窮財力之不屈盜賊之不起天下之治安得乎臣爲國家之心激切不自知其

言之狂且瞽也罪該萬死倘蒙聖恩俯容不加譴責伏乞將臣放歸田里耕以待盡爲幸無涯上乃詔差官校逮王敬充淨軍王臣下錦衣獄三日斬諸市

復罷西廠

時汪直在大同科道始交章奏西廠苛察紛擾大傷國體雖內閣萬安亦謂宜罷上乃復罷西廠中外欣然

夏四月許琉球陪臣子蔡賓等南監讀書

琉球國中山王尚眞奏乞以陪臣子蔡賓等五人於南京國子監讀書禮部按舊例以聞上曰遠夷嚮慕文教朕甚嘉之先朝已有舊制其令蔡賓等南監肄業有司歲給服餼俾知中國禮義永遵王化

命晉王戒飭儀賓劉欽

　賜晉王書曰該府永和王儀賓劉欽奏要將已故東滕縣主收貯折色鈔貫及未支祿米四百石幷自己祿米二百石俱辭入官以爲軍國救荒之助違例奏擾掠美沽名其失有三王卽拘欽到府責以前失今其安分守已自有樂地何必爲此矯激虛語顯書以達王其防範之

五月己巳朔日有食之○故刑部侍郎林鶚子林得乞送國子監讀書不許

　五月故刑部右侍郎林鶚子得乞爲國子監生上不允仍諭禮部曰蔭叙大臣子孫所以崇德報功示激勸也其間或有容身保位無益於時者恩典何可泛及今後

在京三品以上官果政績顯著者廕一子亦必能通經書大義乃許入監毋容一槩濫授

秋七月命雲南布政司歲祭故翰林學士王禕洪武中死節雲南

○八月命僉都御史王濬撫治鄖襄○閏八月命兵部究治南京留守前衛百戶高洪等

百戶高洪等已用管事復謀管屯上曰國家倣古屯田之法用戍卒耕守蓋寓兵於農之意也地有定業官有定員行之既久其法漸廢戍卒多役於私家子粒不歸於公廪管屯者有積蓄之利而無差操之苦所以啟後來者之謀也洪等宜加究治自後兵部凡官軍有濫設者悉退出差操

刑部尚書林聰卒

聰福建寧德人少舉進士授刑科給事改太子司直歷官刑書卒謚莊敏景泰中論諫之臣以聰為稱首後與汪直鞫遼東守臣獄益多偏徇君子有遺議云○按崔銑曰銑聞之張元禎曰初景帝將廢儲而立其子令百官各署狀惟給事中東安李侃執筆大慟給事中閩林聰退而語人曰惟吾抗議景帝聞之陞聰爲太子司直郎聰欣然自負今諸家文集謂聰爲忠蓋聰後尊顯誕言相傳爾元禎又曰使李侃推慟心於狀豈不毅然大丈夫哉是時諫者三人鍾同死于獄章綸廖莊晚雖貴咸黷貨敗節也景帝易儲時薛瑄以大理丞治餉于滇

署狀無瑄名謝理乃譏瑄非也然本朝士節不厲少遭

變事鮮不諂附者

九月庚戌金星晝見○遣少監孫端戒諭晉王

遣少監孫端齎勅戒諭晉王茲巡撫等官奏慶成王府

奇潤抗拒父命打死平人姦占樂婦王郎拘慶成并奇

潤到府令其望闕跪伏數慶成不能教子不啟不奏之

過數奇潤以前項罪惡降奇潤為庶人

冬十一月賜顏氏廟戶

初顏氏裔孫博士欽以乏人洒掃援孟氏例奏請上曰

國朝祀典二廟並隆其令有司如孟氏數給與之

汪直有罪罷奪王越威寧伯編管安陸錦衣衛指揮吳綬

謫戍極邊兵部尚書陳鉞右都御史戴縉並除名
時汪直久用事勢傾中外阿附者立躋顯榮忤之者即
遭禍譴天下凜凜有中官阿丑者善詼諧每於上前作
院本頗有東方朔譎諫之風一日丑作醉人酗酒一人
佯曰某官至酗駡如故又曰駕至酗亦如故又曰汪太
監來矣醉者驚迫帖然傍一人曰天子駕至不懼而懼
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自是直寵
漸衰時王越陳鉞媚直結爲死黨丑復作直持雙斧趨
蹌而行或問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
曰王越陳鉞也上微哂焉至是御史徐鏞等劾直欺罔
弄權先與王越吳綬戴縉等結爲心腹大肆羅織中外

寒心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厰而不知有朝廷但知有汪
直而不知有陛下。續又聽信陳鉞誣執建州進貢夷人
請兵征勦妄報功次傾竭錢糧侵盜府庫未及班師夷
人遂即報仇軍民被其屠害陳鉞等冐陞者數百人獨
有王越不得預此乃爲別圖密謀汪直偕往大同肆鼠
竊狗偷之謀爲要寵陞官之計揞地發兵連夜出境到
於威寧海子達賊家口休息去處殺擄老幼男女虛張
聲勢妄報大功冐濫陞賞不顧啟釁致使北狄積憤搆
結醜類大入擾我邊陲聲言報復威寧海子之怨軍民
橫罹鋒刃糧草在處缺乏致勞九重宵旰之憂而汪直
等若罔聞知其罪尚可容耶伏乞將直等明正典刑籍

沒家產以為姦臣結黨欺罔弄權擅開邊釁之戒上納其言即命三法司會多官參擬覆奏遂直并其黨寘斥皆盡中外莫不快之○陳鉞之與汪直征建州也侵盜庫銀數十萬私匿俘虜子女多人父子各占一姝既罷職居家寡嫂孤姪苦其淩轢潛赴京訴其事東廠刺事太監即日以聞遣錦衣官校馳往逮之執其幼子拷掠具服所侵庫中王蝴蝶諸異品占所俘之姝俱追解赴京下錦衣鎮撫司鞫問人皆為之危鉞乃洋洋然對于官曰金銀寔是有之俱當時分送某幾千某若干子女亦有之但送某幾人某幾人同時同事某收幾人某收幾人而我所收皆眾所遺棄者以故大臣嘗有所受者鬨

之皆膳饋心衆相與極力營解遂得無事仍放爲民○

初汪直出使有司迎候不及動遭箠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饌具以待僕從皆醉飽直心忼之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皆避之直困臥公館孤燭熒然適泰至曲陽迎謁上司直喜甚求食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上意猶未可測明發但得夫馬起程足矣人謂小人得喪之態可爲世戒云

十二月進萬安太子太傅華蓋殿大學士劉珝太子太保謹身殿大學士劉吉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申明犯罪充軍不勾丁補役之例

御史姜昻言天下官民犯罪充軍宣德十年詔令止終

本身今有司遇凡逃亡事故率多勾丁補役殊失罰弗及嗣之義并違舊制章下兵部。言比因陜西廵撫阮勤上言已嘗如例禁止。今宜再加申明通行天下從之

江左陸翀之仝校

昭代典則卷之二十